

臺灣法文翻譯之現況與挑戰論壇

主持人：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吳錫德教授

與談人：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系阮若缺教授

專業譯者及出版者吳坤墉老師

專業譯者尉遲秀老師

專業譯者莫渝老師

專業譯者陳太乙老師

時間：2015年11月13日

地點：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10樓會議廳



圖1 本論壇主持人及與談人合影：（右起）陳太乙老師、莫渝老師、吳錫德教授、阮若缺教授、尉遲秀老師、吳坤墉老師
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壹、與談內容



圖 2 吳錫德教授
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吳錫德教授：大家午安，我是在淡江大學法文系服務的吳錫德，這是個難得的機會，國家教育研究院在推動翻譯活動這塊時，希望能聽聽不同語種的專家的經驗與建議。由於國家教育研究院屬於教育部，教育部的長官不一定有第一線工作者的經驗，所以希望藉這個論壇的機會，在未來推動外文作品的引進或是中文作品的外譯方面，都能提供一些幫助。

今天很开心有五位好朋友來到這邊，讓我先快速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五位法文翻譯第一線的工作者。從我左邊起第一位是陳太乙老師，她翻譯了《哈德良回憶錄》並來分享她深刻的心得；第二位是我在淡江法文系的學長，在法文翻譯成果的質跟量最深厚的莫渝老師；下一位是阮若缺教授，原先在淡江，後來去輔仁大學，現在在政大服務；再來是尉遲秀老師，翻譯過很多書，是臺灣目前最炙手可熱的譯者；以及吳坤墉老師，是我們法語協會的秘書長，也主持一家出版社，所以也能代表出版社提供一些經驗。首先請阮教授來分享。

一、臺灣法文譯書的現狀及偏食現象

阮若缺教授（以下簡稱阮）：大家好，我的主講子題是臺灣譯書的情況。早期的時候，法語歸在第二外語，由當時極少數的神職人員或從大陸來的一些前輩來翻譯。市面上的譯書多由英文摘譯成中文，或是從日文翻成中文，從法文直譯的書非常少。到了 80 年代，歐陸留學回國的人開始增加，漸漸形成翻譯人才庫。90 年代起，法文系畢業、從法國留學回國的人多了，譯書開始直接從法文翻譯。



圖3 阮若缺教授
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早期「志文」算是走得很前面的出版社，領域包括文學、哲學、心理學、藝術、科學等。當時著名的譯者有黎烈文、胡品清等。「光復」出版社出了《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》，當時主編的雄心抱負是要用法文原版翻譯，但後來因為版權被賣斷或出版契約的限制，沒出版多少本。「桂冠」出版社，則出了《桂冠世界文學名著》與《新知叢書系列》這兩系列，其中《新知叢書系列》涵蓋哲學書跟文學批評系列。再來「聯經」出版社跟國科會經典譯注合作，還有出《莒哈絲文集系列》，也開始有大陸的譯者參與。如金戴熹老師的《修女》；「時報」的話，則有《大師名作坊系列》，其中重要的作家有莫迪亞諾，或是諾貝爾獎呼聲很高的昆德拉。再來「遠流」，曾出《歐洲百科文庫譯叢》，「麥田」則出《法國文化叢書》，這要感謝當時法語教師協會理事長吳錫德跟出版社接觸的結果，我們不應該只有文學的書，也要有由歐洲觀點，而非美、日觀點寫成的社會科學書籍。

「皇冠」出版社早期會出一些言情小說，但出版公司需要轉型，所以出了外國經典文學。「高寶」集團早期也出言情小說，但後來第二代接手，特別要求要通曉法語才能做編輯，且又會找教授名人來推薦、寫導讀，掀起一陣風潮。同一集團的「寶瓶」出版社則出比較「輕小說」類型的書。再來就是「木馬」，有《木馬文學系列》，其中《左岸系列》比較偏哲學、社會學。

此外，不能錯過的就是諾貝爾文學獎，羅曼·羅蘭、紀德、莫里亞克等作家是比較早期的，比較新的則有莫迪亞諾、在法國非常紅的華人作家戴思杰，尉遲秀翻譯了他的《三故事》，還有莫迪亞諾的《暗店街》、《金魚》等作品。

經典可能是票房保證，也有可能是票房毒藥，當然最理想的就是經

典加暢銷，其中一例就是莒哈絲，由於 70 到 90 年代，女性文學開始抬頭，莒哈絲的《情人》在臺灣非常熱門，還有莎岡的《日安憂鬱》都拍成電影，於是書開始跟電影有所結合。最近很紅的還有芭貝里的《刺蝟的優雅》、諾彤的《日本求生記》等，特別提出是因為她們都是比較年輕的作家，我們發現法國有接棒的人才，沒有文學斷層。

系列暢銷的部分，偵探推理一直都很熱門，大家都知道《亞森·羅蘋》，卻一直將他跟《福爾摩斯》搞混，以為是源自英文，其實是來自法國。還有克里斯提昂·賈克的《埃及三部曲》，他的書都非常厚卻非常易讀，很多人把它當床頭書。

再來談談男性作家暢銷書，有菲立普·德朗、米榭·烏勒貝克、史密特、穆索等人。穆索有來過臺灣，被譽為療癒作家。烏勒貝克則被譽為繼卡繆之後重新將法國文學放上世界地圖的作家，但引人爭議的是他具有反宗教傾向，臺灣大塊出版社有出他的書。我個人非常喜歡史密特，他的《陪我到世界盡頭》被選為是改變一生的書籍之一。

女性作家的話，大家一定不會忽略安妮·艾諾、諾愛拉·夏特雷、及愛蜜莉·諾彤這三個作家，其中前兩位都是大學老師，這些女性教授在學院升等壓力下，還有時間寫小說，令人佩服。其中我非常喜歡愛蜜莉·諾彤，她的詞彙跟想像力非常豐富，也得過法蘭西學院小說大獎。

以上都比較偏文學類，下面來談談童書繪本。

「格林」出了很多童書，「米其巴克」也出了很棒的《薩琪系列》。再來就是「繆思」出了《麗莎與卡斯柏系列》，它的周邊商品都賣得很好。「木馬」則出了《狄得夫系列》，很像瑞士版的蠟筆小新。「大辣」則出了很多成人繪本，像是《畢卡索的蒙馬特》，讓我們認識另外一面的畢卡索。

很多社會科學書也有法文的譯本，但比例仍較少。我覺得法國的政治、法律、經濟、藝術的好書很多，在臺灣翻譯的卻很零散又缺乏系統性。我認為臺灣出版社企圖心不夠，沒能一系列出完。譯者不夠當然是個問題，很多譯者「不務正業」是因為稿酬不足，畢竟是筆耕，不可能

大量製造，也不像《哈利波特》大賣可以大抽版稅。另外像是法國在台協會的翻譯補助、或是我們法語譯者協會的翻譯獎金，老實說都是杯水車薪，對譯者或出版社的鼓勵都很有限。我只能說出版社要迎合大眾口味又要有所建樹，欲兼顧真的很不容易，對於人類有重大影響力的法文書籍還是應該多出版。最後我想說的是，臺灣跟大陸出版社跟譯者是有合作空間的。

二、法文書的出版及願景



圖 4 吳坤墉老師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吳坤墉老師：大家好，我的主講子題是法文書的出版及願景，就我身為讀者，同時也從事出版跟翻譯工作的一些經驗跟觀察，針對這題目來希望能分享一些具有批判性的論點。

所有外語當中，除去英文和日文，法語絕對是外語中最普遍被認識、被學習，同時被翻譯最多的語言。根據法國在台協會非正式的統計，平均每年大概有 200 本法文書的版權賣到臺灣來翻譯出版。這些書中包含繪本、文學或極少數人文社會科學的書籍。為什麼相較於德語和西語，這麼多的法文書被介紹與翻譯？要了解這個現象，我們可以先談談法文書在法國以外的地區出版所得到的鼓勵。這些助力來自法國國家政策，他們有許多官方與半官方的組織作為推力。首先是法國出版協會 (BIEF)，BIEF 有兩百多個會員，包括幾個法國最重要的出版社，BIEF 會帶著這些會員去世界各地參加書展，同時也為會員提供各國的圖書市場分析；每年臺北國際書展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跟法國在台協會及信鴿法國書店合作營運法國館，同時 BIEF 每年會請三、四位作家或出版社來臺灣介紹他們的作品，直接跟臺灣出版社提新作。另外一個單位是法國國家圖書中心 (CNL)，提供翻譯、出版和版權的補助給臺灣及各國出版社。而

為了將法文書籍向外推廣，法國十分重視翻譯的問題，法國為譯者成立的協會有很多，其中 ATLAS 進行譯者的養成，每年舉辦譯者研習營，提供各式各樣課程。另一個單位是 ATLF，主要在捍衛譯者權利跟立場，讓大眾了解翻譯的重要。我想說的是，把書翻譯成別國語言，法國盡了非常多力量。

國內有這麼多法文書籍，另一個特殊原因跟法文書籍版權型態有關。法國出版社跟作者之間常常有著深厚的關係，出版社就是作者的版權代理人，而不經過版權經紀人。版權經紀人當然都是非常專業而且懂書的，但因為現實考量，對那些不熱門的書籍，他們的熱情、對書的了解常常會不及法國出版社 In House 的版權人員。

最後一點，法國在 19 至 20 世紀，知識界所代表的進步與批判思想，如德希達、傅柯等意見領袖，都是全世界所嚮往的。最近正好在紀念羅蘭·巴特 100 年冥誕，傅柯的書要進入著名的七星書系 (La Pleiades) 出版，這些都一再提醒我們對於法國人文社會科學傳統的嚮往。

但即便有以上談的，法國書籍前來臺灣的推力，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在臺灣，譯介出版法文書籍，一些明顯的問題，其中又以翻譯的問題最嚴重。我分為幾個方面來講。

第一，缺乏內在一致性的出版。也就是因為現實利益的導向，出版社通常不願意長時間出版一個作家的所有作品，再加上臺灣讀者對法國文學獎或暢銷書的距離，使得出版社大多都抱著打游擊的想法來出版。這麼做可能會出現一些意外的暢銷書，但它們的成功又難以複製。如今再加上出版景氣不佳，「在商言商」的態度更是走到極端化。出版策略的一致性就更難堅持了。

第二就是翻譯的問題。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，我把譯者分為專職、兼職、以及客串這三種。專職就像尉遲秀老師；兼職像是阮老師，身為大學教授，抱持著熱忱對喜歡的題目進行翻譯；而所謂客串的譯者，我先給大家看個數據，在法國在台協會的「胡品清網站 (<http://www.hupinching.com>)」上，我們看到歷年法翻中的 3 千多本書籍中，譯

者約有 943 位，而當中翻譯超過 5 本書以上的譯者可能只有 100 多位。在臺灣學習法文或去法國留學的人不少，這些人可能一生當中在某個特別的時間、某種熱忱之下翻了這一、兩本書，便回到生活的正軌。大量客串譯者帶來很多問題，現代文學類可能不明顯，但人文社會科學類就非常嚴重，很多重要的作品在客串譯者及不嚴謹的出版環境之下遭到犧牲。

這就帶到第三點。在臺灣，非文學類的專業譯者，我認為是結構上的無法養成。一本重要的人文社會書籍，可能要 1-2 年來翻譯，換成稿費是不可能養活自己的。我們常看到碩士論文引用的作品，可能是交給正在法國念博士班的學生來翻譯。我必須很殘酷地講，他們的熱情常常無法掩蓋學養未到火候的事實。

如果要翻譯傅柯的《什麼是啟蒙》，而竟不曉得傅柯在寫這本書時跟康德的《什麼是啟蒙》有一種潛在的對話性。這樣子的翻譯要怎麼讓讀者去了解傅柯想要談論的內容呢？尤其當學界也不認為翻譯是自己的職責，放棄了某些堅持，就更會出現光怪陸離的情形。舉例來說，前陣子熱銷的《21 世紀資本論》，出版社顯然為了趕在作者來臺灣之前要將中文版上市，不計後果而錯誤百出。所以書出來沒多久，我們就看到出版社自己公佈了個列出 150 多項編輯錯誤的勘誤表！那麼這 900 多頁的書，又給兩個譯者幾個月去翻譯呢？又經過了哪位學者的校閱呢？另一個例子，2013 年福婁拜《情感教育》在臺首度出版，但這本書的譯者，卻是一位出版了一百多本英翻中書籍的著名譯者！如果不是他才氣驚人，英法文一樣精通，就是他從英文翻譯去譯了一個法國文學經典來出版！這兩個例子最叫人驚訝的是學界的漠不關心，讓這種事情在臺灣顯得非常自然。這是何以我們應更加警惕，缺乏來自專業譯者和學界的評論力量，以及專業評論（如書評）的情形之下，商業操作型態帶來的其實是更多的憂慮。

三、譯者的行業與養成



圖 5 尉遲秀老師
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尉遲秀老師（以下簡稱尉遲）：大家好，如果我們把翻譯當成一個產業的話，跟所有產業一樣，最重要就是價格與產品品質。在我看來，臺灣譯者最大的問題就是價格，而譯者的養成則是產品品質的源頭。

就出版業來說，臺灣法文書翻譯市場是很有生機的，供需還算暢旺，出版社不會找不到法文譯者，法文譯者也不會缺案子，但特別領域的書，譯者就很缺。出版社時不時就會很熱烈的討論，專業領域的翻譯，是找

文字不太好的專家來翻譯然後再請人潤稿，還是找專業領域知識不充足的譯者以後，再請專家來補足？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假議題，做翻譯的人就是譯者。今天一個譯者翻譯，之後再請人來修改，他若有能力改很多，他就是在做翻譯了。如果今天編輯只是把稿子改到好像看得懂，那出來的品質會令人無法接受。譯者也許不一定在那個專業領域，但應該要具備足夠的能力，在足夠的時間吸取原著的基本背景知識，所以問題最後還是回到譯者身上。

沒有這樣的譯者存在，就是市場供需問題，也就是價格的問題。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譯者為了生存或其他原因就離開了，這是結構性的問題。出版社都會跟譯者說現在時機不好，但不會跟印刷廠這樣講。從我 2000 年入行到現在，稿酬行情從沒改變，剛入行的譯者稿酬大概是每千字 600 元；熟練一點的譯者通常是每千字 800 元。為了平衡報導，其實還是有幾種譯者拿超過每千字 800 元的稿酬：第一種，每千字超過 800 元；第二種是可以抽取版稅，但前提是書要暢銷，要不然就是出版社會給基本的稿費，書賣到一定數量後再抽取版稅，但出版界常會有資本擁有者的心態，覺得出資者要承擔風險，所以獲利是歸他們而非歸譯

者；第三種就是由出版社雇用 In House 的譯者，每月支付還算豐厚的月薪。但我講的這三種，一種比一種少，我遇過是 In House 譯者的，目前為止只有一個人。翻譯稿費太低，產業就是會崩壞，把成本壓低做出來的東西就不會好，也一定會有人離開這行業。

改變這個情形的實際作法，我想到兩個方向：第一個是公部門的補助，法國的公部門補助算是外國當中最多的，公部門的確有稿費的補助，但補助對象是出版社，這些補助幾乎從未成為譯者的收入。如果可以的話，可以試著遊說，稿酬設定要到一定的標準才補助該出版社。同時也應篩選補助的對象，以童書翻譯的補助為例，有不少公民教育、哲學思考等值得補助的書籍要去翻譯。補助的條件，應該要在譯者合約上設立稿費標準才能申請，不然補助僱用廉價勞工的工廠去生產，是很荒謬的事情。其實外國文化對臺灣文化滋養的力量非常強大，但我認為相對之下，把外國文化引進臺灣的這個部分，臺灣的公部門補助實在太少。

第二點，我一直想要推動公共版權書籍的翻譯，公共版權就是作者過世 50 年後，他的版權就屬於公共財，出版成本立刻就少了版權費用的支出，這部分如果移到譯者稿費，出版社壓力就會變小。但通常兩種情況是：一本書如果暢銷，對出版社來說，有沒有付版稅其實不重要，因為暢銷的話自然就有進帳；第二個情況是出版社為了要降低成本翻譯公共版權的書，少了版稅支出，也不願意把它變成譯者的稿費。所以我的想像是，推動成立一個平台，請對法國文學有了解的專家建立書目，再媒合譯者和出版社，設立理想的稿費標準，並希望這樣的平台也有自行出版、委託出版的功能。

接下來要講的是譯者養成，也就是品質的問題。通常談到這個議題，我會機械式地切成三塊：第一個是**法文的理解**，跟原作的理解有關；再跳到第三個，譯作的部分，就是**中文的呈現**；中間這塊則是**詮釋轉化**。如果翻譯是可以訓練的話，中間這塊詮釋轉化的部份是最需要被訓練的。法文的理解跟中文的呈現都要夠好才能做好中間詮釋轉化的功

夫。為了簡化翻譯這個問題，我借用嚴復的「信達雅」。檢視譯文好壞時，第一個就是先看中文表現好不好，就是所謂的「雅」，我把它解釋為文體，如果中文的表現通順，第一關就過了。第二關是邏輯，譯文本身是否能自圓其說。第三關就是最後的檢查，逐字核對原文了。我講這個其實是想提醒大家，中間這塊邏輯思辨能力很重要，在法文理解、中文呈現、有無專業知識背景之外，非常重要的是要有清楚思辨能力。即便是文學作品的翻譯，在不同時代背景脈絡之下，很多時候不能用現在的常識去判斷，這時候就需要有邏輯再加上基本的科學與人文學養。

最後我補充一個前陣子看到的，英國譯者丹尼爾·韓恩給了譯者五個建議，其中一個建議是：「不管翻譯什麼，都要有愛。」回想過往譯作，沒有愛的翻出來都不滿意，所以要想辦法要有愛，如果發現不是這麼容易有愛的話，就盡量不要接稿。

四、譯書心得分享



圖6 莫 渝老師
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莫渝老師（以下簡稱莫）：大家好，我稍微說明一下，會議手冊上稱我為專業譯者，這「專業」兩字給我的壓力很大，我一直不是專業譯者，離開這行業也有十幾年，但我還是可以來講講自己的心得。翻譯對我來說，有種走遠了又被拉回來的感覺，70年代我很認真翻譯了一些詩，其實當時要停了，但朋友又請我翻《異鄉人》，好像我永遠沒辦法跟法國文學切斷。

可能是因為我一直在文學界裡面活動，他們需要一些書，我既然踏進圈子，就想說把前人發表的作品整理出來，像是《紀德研究》、《梵樂希詩文集》、《法國文學掠影》等零散的書刊。60、70年代這些書刊比較少，我整理出來，朋友都在文藝界所以就印了。類似這種情形，斷斷續續就有這些印刷品，很幸運多多少

少讓自己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完整的面貌。

此外，我翻譯、蒐集了一些前人的翻譯，因為我一直覺得看一個譯本不太完整，所以集結不同的譯本，在文字上做切磋，剛好也有朋友認為可以做某方面的討論，在雜誌上可刊登，所以我就做了譯詩研究，陸續介紹了 4、50 位譯詩家，印成專書。另外還有〈譯邊草〉的寫作，是我針對自己翻譯時來不及更改的翻譯錯誤，做某方面的說明。例如早期翻譯《比利提斯之歌》，結尾的時候在墓誌銘提到自己已死，在阿福花草原上漫步著，這「阿福花」到底是什麼花呢？我去百科全書找出來做說明，這〈譯邊草〉就是我文字書寫過程的一些間接延伸。

接下來我要談幾本譯書，第一本要談的是《惡之華》，杜國清在 70 年代翻譯《惡之華》，那時跟我同輩的年輕朋友問我，想不想再翻譯？到了 80 年代我就著手翻譯這本書，因為我蒐集了跟它相關的一些著作，我認為翻譯詩，譯注是必要的，才能讓讀者更加了解當時的情況。到了 90 年代，跟中國大陸的出版品有些接觸，我就新增了一些《惡之華》的註釋交給出版社去印。

《比利提斯之歌》是我蠻喜歡的著作，所以我就主動翻譯，這本書的原著是很工整的散文詩，每首四段、每段兩句講述比利提斯的生活過程，但因為原書都沒註解，裡面所讀到的神話故事，我只好自己去找百科全書提出來。出版社原本不想出版，當時自己也覺得很頹喪，所幸最後還是出版了。

第三個要談的是《小王子》，2000 年是《小王子》最風靡的時候，當時我正在「桂冠」服務，原本找一位研究兒童文學的朋友來翻，但他好像一直沒動筆，若錯過 2000 年（作者一百冥誕）再出版就沒意義了。所以我就自己來翻，寫了前面的引言，做一些字詞統計上的調整，說明語詞怎麼翻譯。《小王子》翻譯結束後，2013 年廣告公司突然跟我聯繫，說要替超商的咖啡杯套做廣告，看了幾本《小王子》譯本後找上我，希望我從中挑出幾個句子，而且要有「城市」相關的關鍵字，因為產品叫做「城市咖啡」。談妥之後，在 2013 年 6 月推出成品，但杯套是其次，

主要是要推碗盤，集點再加價就可以買碗盤，朋友知道後就很認真去喝咖啡，湊齊了之後也送我碗盤。

另外一本書就是 2014 年我翻了羅蘭·巴特的書，其實他的書我一直很陌生也沒有很認真地去接觸，看到這本書是很簡短的散文，而且受到日文俳句的影響，我就很感興趣，這應該也是我翻譯的最後一本著作。大概在 2002 年，《國語日報》少年版的編輯，請我介紹 20 世紀法國文學，我先衡量自己的寫作時間跟資料，2013 一整年就寫了大概 20 幾篇文章，這一系列就取名為《波光瀲灩——20 世紀法國文學》。

其實我不太曉得誰在看我的翻譯，不知道我的讀者在哪？《異鄉人》賣得不錯，當然是出版社賺去，讀者在哪我真的不知道。大概在 1980 年代，《聯合報》副刊舉辦一個週末文學的座談，討論《包法利夫人》，散文作家三毛打電話給我，想談《異鄉人》，我說我也不曉得我的讀者在哪，三毛說：「就在這裡，我就是你的讀者。」長期以來，好像都是在沒有掌聲、沒有批評的聲音下做翻譯的工作、介紹法國的文學。翻譯使我的視野變得比較開闊、對法國文學有比較深入的了解，因為翻譯需要思考文字使用方式，這就是比較深入的閱讀。除了法國文學之外，在 80 年代透過陸陸續續介紹各國的詩人，都是我增加視野的方式。

五、雲端上的巴別塔——就《哈德良回憶錄》的工作經驗淺談「資訊全球化」時代的翻譯

陳太乙老師（以下簡稱陳）：大家好，我是陳太乙，今天很高興受邀分享我的翻譯心得。剛剛前面聽了很多前輩先進的話，好像在做夢，沒有想到可以看到莫渝老師本人，我那時念法文作品都是莫渝老師翻的居多。我今天談的題目是「雲端上的巴別塔」，其實是就我去年出版的《哈德良回憶錄》的工作經驗分享。

網路的時代，很多資料都數位化，很多東西的接收都變得即時，讀者或譯者查資料都可以比較快速、全面地得到很多資訊。在這種時代



圖7 陳太乙老師
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下，翻譯這工作，包括譯者本身的定位都需要重新思考。像是莫老師剛提到他介紹詩人時會去查百科全書，很了不起，但現在可能Google一下就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資訊。此時譯者的素養會受到一些比較嚴苛的審視，因為要檢視你翻的對不對，很快就可以查證。

我先簡單介紹《哈德良回憶錄》這本書，它是瑪格莉特·尤瑟娜的知名作品，主要講述古羅馬皇帝哈德良的一生。哈德良是西元二世紀的人，所以書裡面大量引用史料、包含文學、史學、哲學、希臘、羅馬神話、法律、生活等一切，都透過尤瑟娜實際走訪加上自己本身的學養來考據，融合在這本書裡面。正文後還詳列出書目註記，以及她當初寫作時的一些札記。選用這本書來這次論壇分享有兩個原因，第一個，資料的問題，當書中包含大量的資料，要再呈現出來就是個挑戰；第二，像尤瑟娜用第一人稱來敘述時，這樣的作法感覺跟我們譯者的改寫工作很像，尤其是她創作札記裡面的內容跟翻譯工作多所呼應。

首先，我來談談大量閱讀和吸收資料，對於翻譯準備工作的重要性，譯者本身的理解能力對翻譯品質有很重要的影響。因為翻譯這件事情，其實就等於「再閱讀」、「再書寫」、「集體閱讀」跟「多重性書寫」。在我們這時代，因為網路這個非常大的資料庫，要取得資訊的方式很多樣化，也沒有時空的限制。尤瑟娜實際走訪了很多地方，但現在其實網路上按一按，圖片、影片都可以看到，這是我們身在這個時代的好處。但之前也有人問：「譯者需要知道這麼多嗎？」這中間「需不需要」很難講，但就我的翻譯經驗來說，當我不知道的時候、感覺非常不足的時候，就好像沒有愛，無法做出好的呈現。

當一本書所蘊含的知識很多，有文化落差或時代背景差距很大的時候，一定有很多需要註釋的地方。我在一邊翻譯的時候，一邊建立小小的資料庫，對這本書尤其需要。我的做法是將專有名詞做成表格，列

出法文和中文，再做備註，形成從幾十頁到上百頁的對照表。有趣的是，這個對照表累積一定數量後就變一個小資料庫，相關的人物出現、重複、後來又遇到，就有交叉比較的功能。將透過網路查詢背景資料所得來的細節建檔，就有如這本書專門的資料庫。這樣的註釋若以電子書的形態出版，比起傳統上把註釋放在書的後面，會有更活潑的閱讀方式，也不會影響線性閱讀。

但是資訊全球化並非只有好處，有時候查網路會出現干涉資訊判斷的因素。比方說，專有名詞上，洪藤月老師將《哈德良回憶錄》翻成《哈德里安回憶錄》，但現在一般通用「哈德良」。譯名的統一有時候是需要的，要有一定的統一才能進到所有人類的記憶資料庫，對翻譯來說也較為方便，對讀者也會比較清楚。但現在網路查詢資料時，曝光率、點閱率比較高的筆數會先跳出來，這有時候就會干擾翻譯的取捨，比方說，在時空意義上，「L'Afrique」在《哈德良回憶錄》中不能譯為「非洲」，譯為「阿非利加」比較適當；「L'Asie」不是「亞洲」，而應譯成「亞細亞」。另外網路資訊很多是錯誤的，就連維基百科也不例外，因此不能凡事靠網路。

所以說，資訊全球化能幫助譯者本身的不足，但也會有一種疑慮：現在是不是連翻譯也是集體翻譯的成果？多少是吧！但翻譯本身並不只是正確處理資訊那麼簡單，要不然早就被 Google 取代了。當資訊的了解和吸收已經不是最大的問題時，重心應放在：所謂很難解說的語言轉換區塊要如何轉換？如何忠實呈現？如何避免太大誤差？這些方面才應該是譯者真正的舞臺，也是譯者養成的重點。洪藤月老師在 1987 年就從法文原版譯出了《哈德里安回憶錄》，其中譯序他寫道：

閱讀《哈德里安回憶錄》，認識一位幾乎是「聖賢」的偉大君王生平，讀者必須以十分沈著、穩定的求知態度，慢慢地逐頁欣賞閱讀。本書行文速度不緩不急，點點滴滴的內容都有其重要性，幾乎每段、每頁都蘊涵相當深刻的思想，甚至有許多處意思十分

艱澀，無法讓人一目了然，輕率、快速的瀏覽，決不能從本書中得到樂趣。

這段話也呼應我剛剛說的話，還有我們要記得 1987 年那時是沒有網路的，我們都要向他們致敬。

《聖經》裡巴別塔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：以前全天下人類的口音和語言都一樣，所以人們互相商量蓋一座塔通到天頂。耶和華得知後，不滿他們竟然有這樣的野心，於是決定一夕之間把語言、口音變亂，讓彼此無法溝通，塔也不得已停工了。我想我們翻譯的天職就像在協助重建一座巴別塔。透過便利的傳播交流，現在已經可以破除通天、揚名這種迷思。上帝所變亂的語言，成就了不同的文化及各種語言，這樣分散、變亂造成的多元價值，是人類的保障，所以我想資訊全球化不會危及文化存亡，反而是促進大家的思想交流。德國德勒斯登的聖母院是 18 世紀的建築，在二戰結束前夕遭盟軍摧毀，兩德統一後開始重建：透過電腦模擬比對，在廢墟當中找到原來的石頭放回原來的地方，找不到或已經摧毀的石頭，就用新的白色石頭取代。我想翻譯的工作就很像這樣的重建工程，把零碎、被拆解的東西消化、吸收，再按照原圖去重建。從尤瑟娜書裡的遠古時代到現在的雲端時代，世界上的文化、語言雖然不一樣，但巴別塔的重建工程會透過翻譯一直再繼續。

貳、現場提問與交流內容

吳錫德：謝謝五位與談人分享了很多不同的領域，題目很大，我們還有一點時間進行現場問答。焦點盡可能放在法文翻譯的領域，市場、譯者的養成或品質的問題、及譯者的經驗。法文翻譯在臺灣有什麼改進空間？有好的辦法、好的建議，請不吝提出。

現場來賓提問：感謝五位與談人很精闢的分享，我個人及在座我的學生都收穫非常多。我有兩個問題，是學生也會遇到的問題，

第一個：翻譯過程中遇到理解困難時如何解決？第二個問題是出版社對於翻譯品質的管控，作法為何？在翻譯一本書跟要出版之間，出版社如何掌控品質？

吳錫德：關於第一個問題，我的經驗就是要多看幾次原文。

阮：畢竟不是母語人士，每個人都會有理解上的困難。我認為可以請教母語人士，一起討論，當然時間可能就會拖長。關於第二個問題，出版社的管控方法，我個人的經驗是在我翻完後，出版社會去找編審，不適當的地方他會註記起來一句一句地跟我討論，我認為這樣審稿人與譯者間有磨合，是比較嚴謹的方式。

尉遲：關於第一個問題，我提供的做法就是：讀十遍。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讀，當然不懂的字還是要查，需要的資訊還是要去查。邏輯問題就是平常的訓練，平常要多看自然科學、人文科學的書。現在網路上面很多論壇可以提問，但我認為不要輕易使用這種方法，因為讀完所有回覆串非常耗時。另外一個較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些文字修養、基本學養上都可以幫助你的法國朋友出來喝咖啡。第二個關於品質管控的問題，這幾年開始有編輯懂法文，不然之前我的稿子全部都被放生。編輯只懂中文的話，可能會把正確的改掉、改成慣用字。另外一個自我檢視的方法就是假裝不懂法文再來檢視自己的稿件。



圖 8 (左起) 阮若缺教授、吳錫德教授、莫渝老師、陳太乙老師
資料來源：本刊編輯小組

吳錫德：我覺得關鍵還是譯者要負責，碰到解不開的問題時，一定要想辦法解開。之前我在法國巴黎華文報《歐洲日報》工作時，就有一位編譯的同事，她做的真像是改寫，她文筆非常好，但出來的內容跟原本新聞的意思完全不一樣，被抓包之後她就說自己法文程度不好…。那法文程度不好為什麼要來做這份工作？所以還是要想辦法把程度弄好一點，自己不足的地方要快速去補強。

翻譯是很有趣的，透過翻譯能確實學到很多東西。我自己工作的經驗，那時是還沒網路的時代，我桌上都是字典，可能為了一個字，字典要輪完一圈，花上一、兩小時才解開一個字，但當你解決出來，那種快樂，就是譯者的成就感。

吳坤墉：剛剛提出的兩個問題真的很有趣，倘若作者還活著的話，其實可以直接跟作者商榷字裡行間的意義，我相信大部分的作者都會很樂意跟你討論。第二點，就我的觀察，很多出版社以為他們「擁有」譯稿，收到譯稿後就跟譯者斷絕關係，任由編輯隨意大筆一揮地去改稿。因為出版社認為他已經「買斷」你的譯作，如何去修改都可以。另外同行之間專業的譯評，在臺灣強調一團和氣的氛圍下幾乎已經看不見。再來就是學界的評論，是我極力呼籲的，學界全面退卻是非常嚴重的事，甚至會危害國家未來發展。

陳：補充關於理解的問題。譯者的確要為自己的文字負責，而我在翻譯《哈德良》時有個深刻的領悟：有些地方要學會留白。很困難的部分會令人想更深入了解，但作者是不是真的要傳達到那種程度？所以有時候就從文本去理解就好，它背後的意義就留給作者跟讀者之間的互動。也就是說，有時候答案可能就藏在文本本身之中，當翻譯作品作為一個整體時，它的邏輯性是在的，不需要過度的詮釋。此外，翻譯的工作並不是線性的，譯到一個段落或全部譯完後，在重讀和檢查的時候，原先不懂的問題往往已迎刃而解。

莫：嚴格來說，臺灣出版社的管控不夠嚴謹，因為無法招募到各語系人才，一個編輯可能要同時看好多語系的書刊，所幸近幾年已有改

善。至於理解困難，我遇到問題時會暫時先放著、做某種註解，過一段時間再思考一下，或請教前輩做深入理解之後再來翻。不然如果做不到卡住了，某首詩可能就放棄掉了。

吳錫德：今天很開心能與大家齊聚一堂。我自己也是譯者，也在出版社工作過，今天聽到五位與談人的經驗還有現場的回應，讓我們可以更清楚、多面地去看待法文翻譯的問題。說不定在未來我們也可以在網站上成立「譯邊草」，先不要急著要求別人，先自己檢討一下，把過去翻譯的錯誤坦白交待，或是把自己譯註的筆記做成 App，賣書時順便賣 App，噱頭有了，書也不用印這麼厚，非常經濟實惠。再次感謝大家的參與。